

我爱我家

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高速公路,这一端连着的普光气田钻塔屹立

40米大道

王东玲

在普光气田,有一条神奇的路,气田人和当地人提起它就会面带笑容,由衷的自豪,它就是40米大道。

十多年前,这条路和我有了交集,那是我第一次到普光气田,乘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四川达州拥挤、破旧的火车站。两天的安全学习后,一辆大巴车接上我们,在一侧摸得着山崖、一侧望得见山底的盘山路上颠簸两个多小时。一路狭窄陡峻,起伏起伏,尤其会车的时候,两车速度都要慢下来,小心翼翼地辗转腾挪才能错开。

终于行至开阔路段,接我们的同事表情轻松起来,便知道目的地到了。

“这是40米大道,普光气田最繁华的地方。”同事介绍。40米大道,是普光气田建设初期的第一笔,随之而来的,是为当地建了新的学校、医院。

40米大道,一端连着通往外界的盘山路,一端连着普光分公司天然气净化厂。以前,当地人要从山上下来要半天时间,这条路的建成,彻底改变了以往“蜀道难”的局面,极大便利了当地交通。为当地人和我们,互相推开了一扇门。

一个待开发的气田,一群热情好客的四川人,迎来一群红工衣,改变已经开始。

当地人眼中的我们,时常天黑了才从厂里出来,一身灰一身泥快步走在40米大道上。当地人坐在家门口的长条凳上吃饭或聊天时,见到我们就打招呼,总觉得我们这么远跑来建设气田,很不容易。

最初,40米大道两边,寥寥开了几家小饭店,卖些当地的小面、煎饼、卤肉,我们会到小店品尝正宗的川味。晚上,有些忙碌一天的同事,坐在小店里,本想吃点美食放松一下,最后基本都变成“工作讨论会”。

一天,一年年,油菜花染黄普光气田,跟油菜花一样金黄的疏黄也输送到全国各地,天然气进入全国两亿多人的家里,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此时,40米大道经过几次修整,越来越宽阔,俨然有了繁华都市的模样,那一端连着的盘山路已经变成了高速公路,这一端连着的普光气田钻塔屹立,用连续多年的安全平稳生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40米大道两边,如同雨后竹笋一样,各色小店越来越多。蛋糕店、水果店、花店等数量繁多,也便利了当地人的生活。每天上下班时分,行走在40米大道上,眼见各家店的生意红红火火。

近几年,黄昏时分,40米大道旁边的普光气田科技展览馆门前宽敞的空地,成了当地人休闲散步的场所。日子越来越好,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欢快的节奏跳起广场舞,充满烟火气息。

你想要的诗和远方,这里都有

我在西部挺好的

王辉辉

背上行囊,远离亲人故土,远离都市繁华,和千千万万个石油石化人一样,行走在戈壁深处、沙漠之上,内心是如此平静和充盈。

真的,你想要的诗和远方,这里都有。

很多人认为,工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死亡之海”边缘,逃不开孤独和寂寞。其实不然,只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即使身居大漠戈壁,一样能够邂逅幸福,遇见花开。

在这里,定点起床,按时睡觉。没有灯红酒绿,没有交际应酬,宿舍、食堂、现场三点一线简单生活,给了我相对充裕的时间,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夕阳西下,流光的光线将戈壁大漠温柔地揽入怀中。置身这样的环境,闭上双眼,松弛神经,让心灵安静下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感动,全身每个细胞仿佛都会得到净化。

周二、周四、周六的晚上,我会在职工书吧开放的时间里,寻一处安静的角落看书,享受读书的乐趣。几千余册的图书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管理、文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籍。

生产一线的文体活动还是很丰富的,美食课堂、女性沙龙、EAP讲座等,占据了不少业余时间。职工文体活动中心也是好去处,完善的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满足了我运动的需要。我也由此养成了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戈壁大漠,一样可以看到心仪的电影。可容纳几十人观看的影吧,配以先进的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拥有影院一般的效果。下班后,大家相约来到影吧,尽情享受免费的电影大餐,给业余生活增添了别样的乐趣。

我是西北油田一名基层通讯员。基层是离新闻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发现最真实、最有价值的线索,去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挖掘平凡中的不凡故事。无论是新井投产的现场,还是紧急抢险的身影……我把笔尖和镜头对准一线,对准一线员工,走进身边员工的精神世界。每一次采访,都会经受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充满了对坚守戈壁大漠的西北石油人深深的敬意。

人生的海洋中总有一些难忘的航行,而镌刻在我灵魂深处的是在西部的工作经历。有了一段这样经历,我便有了一份对平常工作、生活不同寻常的感受。

在西部工作,一点不空虚、不失落、不孤单,因为这里有朋友,有书、有爱、有温暖……

石化传家宝

我是参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从首都北京来到荒无人烟的盐碱滩

激情燃烧的岁月

潘瑾台/口述 赵春国 丁 静/整理

华八井是胜利油田的发现井,以其历史性突破载入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发展史册,成为石油石化人心中巍然屹立的精神丰碑。我作为经纬公司胜利测井公司参加过华八井解释的第一代解释员,虽然早已退休,但仍时常回想当年解释华八井的日子,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5年,中国科学院、石油工业部和地质矿产部的专家开始着手华北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但直到1961年,在华北平原上陆续打过7口探井都没有发现油层。大家经过会议讨论认为:东营地区构造好、沉积岩厚度大,可以作为找油突破口。于是,华北平原第8口基准井——华八井定在了当时的山东省广饶县辛店公社的东营村。

1958年,我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到华北石油勘探处。1961年初,我跟随华北石油勘探处的人员,为了华八井测井解释来到东营。

当时的华八井,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没有标注过的地方。我是北京姑娘,从首都来到了荒无人烟的盐碱滩,当时独立生活能力不强,还需要父亲帮忙安顿生活琐事,看着父亲走甚至还哭起了鼻子。领导开玩笑说,我还是一个离不开大人的“孩子”。

尽管如此,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依然高涨。测井解释被誉为发现石油的眼睛。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排除万难,解释准,找到油!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测井设备大多是苏联淘汰下来的老设备,仪器落后,只能测横白测井、微电极、自然电位,后来慢慢才有了自然伽马、中子伽马;在井场上验收曲线,要拿横白图板一点点找规律,不符合规律的就要返工;那时没有电脑,测井后还需手工绘出测井曲线图。到测井施工现场的道路,绝大部分都是土路。一遇雨雪天,土路泥泞不堪、高低不平,测井车根本进不去,都是靠人拉肩扛把测井仪器运到井场。

为了解释华八井,我和同事们就住在当地老乡家的土坯房里。一到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一夜睡不好不说,最害怕淋湿图纸。后来我们弄个大塑料布把图纸盖上,才解决了问题。土坯房室内光线不好,我们就在室外校验仪器。

测井资料出来了,可是手绘图纸又遇到难题。因为条件艰苦,我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更别说绘图桌了。绘图时,我们只好用几块砖头支上一块玻璃当桌子,下面放个手电筒作光源,就这样开始绘图。由于光线不好,我的眼睛花得很厉害,长时间蹲在地上绘图,好几次突然站起来,差点晕倒在地。看图时,我们就在露天找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用砖头压住图纸,大家围在一起,进行解释分析。

为保证资料真实正确,我和同事们一



在胜利油田优良传统教育日,东营采油厂营二管理区组织青年党员、高校毕业生在华八井前接受传统教育、重温入党誓词。

朱克民 摄

道认真收集各种资料,遇到难点,就和地质人员一起仔细观察岩层、岩屑录井、取芯资料、气测资料,再与测井资料一点点对照。就这样,测井、地质两家单位积极配合,地质人员力争把录井剖面做得更精细,测井解释人员校对资料更严谨认真,双方互相提供资料,团结合作,才使最后华八井的解释结果比较准确。

为了华八井的测井解释,我们不知汇报了多少次,因为华八井的勘探结果关系到整个华北平原找油的总规划。我深知肩上的分量,每一个数据、每一个细小的疑点,都反复推敲,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一位领导称赞我说:“一个小姑娘,工作这么细心,能熬夜,肯吃苦,是个不错的苗子。”

1961年4月16日,根据测井解释的结果,目的层获得日产8.1吨的工业油流——华8井成为华北平原4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第一口见到原油的探井。

华八井,是胜利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激情记忆。它宣告了“中国华北无油论”的破产,充分证明我国地质理论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实现了千万石油人在华北找油的梦想。

现在,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等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石油石化工业也进入了新时代。今天的测井人,已不再满足于在陆上寻找石油,而是将奋斗的战场延展到海洋,发展到境外。我始终坚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金灿灿的麦田簇拥着南五井,四周一派丰收的景象。父亲见到那口井,认真整理了下衣衫

陪父亲参观南五井

张 平

一干就是15年,一待就是一辈子。

父亲被分配到钻井3254队,主要负责油井钻探工作。随后就开始了从涧河桥到双河、下二门,再到王集,四处漂泊式的工作与生活。

“那时候我们住的‘芦席棚’,冬冷夏热,条件很简陋。连平整屋内地面、开挖屋外排水沟,都要自己动手铲。哪里有现在的工作条件,住着水泥房,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父亲比画着讲。

我打断父亲问:“老爸,那个时候,你们觉得苦吗?”

“那时候只要出油就高兴!再加上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大家都苦中作乐,也就不觉得苦了。”回想起30多岁,与队友们一起抬钻机、下套管、搬铁皮房的情景,父亲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有一年,双河3234钻井队打出了每日出油34吨的高产井。当晚,父亲所在的钻

奋斗ing

老杨快退休了,但他总觉得自己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好想再干五百年”

杨云莲

西北油田物资供应管理中心的员工杨成建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最近他心里最烦别人喊老杨,虽然嘴上答应,但心里不是滋味。

快退休的人了,人家喊老杨也对。但杨成建总认为自己还年轻,还应该再风光风光。

杨成建也风光过。

1984年,刚满19岁的杨成建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6008钻井队工作。当年9月22日凌晨3点30分左右,沙参2井发生井喷。火柱般的烈焰射向60多米高的夜空。钻井队干部立即派人向上级报警,同时组织了抢险突击队。

突击队实际就是战场上的敢死队。

杨成建报名参加突击队,但领导们这回“骗”了他,让他和几名员工带领探亲家属和小孩撤退到30公里外的安全地带。没办法,军令如山,憋着一肚子气的杨成建还是执行了命令。

凌晨三四点钟,戈壁上伸手不见五指。杨成建他们在饥饿、干渴、寒冷中抱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30公里戈壁路,他们走了十几个小时。

任务完成后,精疲力竭的杨成建立即将抢险车辆返回井喷现场。虽然没有进入突击队,但他和其他工友帮助抢险增援的解放军驻军及当地政府在现场积极做好抢险辅助工作。经过一个星期的现场拼搏,终于制伏了井喷。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6008钻井队在沙参2井的抢险文章,报道6008钻井队在塔里木盆地打出了一口高产油气井,我国又发现了一个大油田。

虽然,杨成建明白只有把家属和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抢险的勇士才没有后顾之忧;虽然上级也强调,不光突击队员是英雄,参加抢险的所有人员也都是英雄,但杨成建总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光阴荏苒。一晃,当年的小杨变成了老杨。

这些年来,老杨年年都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因为他办事稳当细心,所在部门领导愿意把重要的工作留给他。但他总认为自己干得太少,当人们喊他老杨时,他却嘀咕:“我真的那么老吗?”

为了显示年轻,头发白了,染;工作时,和年轻人比着干,愿意和年轻人处朋友;公休假别人不够用,他总用不完。大家都说老杨能干,是个好人,有几个“聪明”的年轻人都喊老杨为“杨哥”。

领导和同事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憨憨一笑:“没事。”

据老杨的一个好友介绍,老杨跟他说:“为什么非要规定60岁退休?我现在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呀,真的好想再干五百年!”

一个“疑难杂症”被成功解决后,那种随之而来的幸福,是难忘的

在工作中享受快乐

张晓武

泪水和汗水的化学成分相似,但前者只能换来同情,后者却可以赢得成功。我并不知道此话的出处,但对于检修工作而言,汗水却是家常便饭。

检修工作是辛苦的。从参加工作拿起螺丝刀的那一刻,我便注定与它结下了缘分。几十年里,我握过无数次扳手、拧过无数颗螺丝,渐渐从一个青涩的学徒,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的“老师傅”。忍受过烈日的炙烤和寒风的刺骨,但当圆满地完成某项任务,或是一个“疑难杂症”被成功解决后,那种随之而来的幸福,也是难忘的。

记得调到绍兴油库后不久,我便遇上了油气回收系统故障。冷却塔液位不断上升,系统不得不在寒风细雨中停运。会诊后判定为出口泵止回阀故障,解体后却发现,阀体活动挡板断裂,已无法再正常使用。故障不大,但手头一没备件又临近傍晚,不能修复意味着系统将停摆。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我一下子倍感压力。

半个多小时里,我的脑子里不断闪出各种方案,又被自己一个个否定掉。终于,灵光一闪:对了,将挡板重新固定在挂耳上!

经过一系列操作后,问题终于解决了!那天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虽有淋雨后的寒冷和疲惫,但心里是热乎乎的。

最近几年,班组里的年轻人慢慢承担起了检修工作,我的重心也逐渐向整改方面倾斜。环保力度的加大,让油库固废间显得不合时宜,彻底改造的任务又落在了我所在的应急班头上。没有样板、没有图纸,任务急、时间紧,还必须节省费用。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摸索。

查资料、找规范、装防爆灯、架避雷带……闷热的天气里,身上的工作服没有一天是干的。20天紧锣密鼓的工期后,总算迎来了竣工的一刻。看着整洁规整的“新房”,我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每天累着,却也充实。有一份你喜爱的事业,哪怕是付出汗水和辛劳,但收获更多的,是快乐。



罗布喇——镶嵌于沙漠的蓝宝石 范明摄